



深子湖水库航拍图。张微秒摄



扶贫干部在省级贫困村虎皮溪村实地查看渠道灌溉情况。本报记者白田田摄



虎皮溪村扶贫工作队队员和村民一起查看水渠修建进展。受访者供图。

“湖南溆浦县有座圣人山，当地传说大禹治水，曾登圣人山，山因而得名。历史上，溆浦县一直“为水所困”，水患和旱灾频繁交替。现在，当地“治水”由大型水利工程建设转向“最后一公里”的综合高效利用。新时代，治水与脱贫相结合，既解决了“水”的后顾之忧，又帮当地群众脱贫致富

本报记者白田田

烈日一个接着一个，烤得大地热气蒸腾。眼看旱季就要来临，地表蓄水正在加速萎缩。在贫困县湖南溆浦，属于喀斯特地貌的竹坡坳村，即将进入一年当中最为缺水的季节。

“水的问题不解决，就谈不上脱贫”——竹坡坳村党支部书记杨祖易如是说。然而，对于今年的旱季用水，他多了几分信心。不久前，村里新修了两口山塘，20厘米的三合泥作底，12厘米的水泥作边坡，一滴不漏地“盛”着一泓清水，将缓解季节性缺水。

位于湖南西部大山里的溆浦县，地因水得名，人沿水而聚，但千百年来饱受水患旱灾之苦，一些地方甚至因缺水致贫。时至今日，对于这个正在脱贫攻坚的贫困县来说，扶贫产业离不开水的灌溉，“两不愁三保障”少不了水的保障。“水”，是一道关乎生存与发展、脱贫与致富的千年命题。

从大禹治水到“引水功臣”

“溆浦”，最早见于屈原诗篇《涉江》：“入溆浦余儵兮兮，迷不知吾所如。”溆浦县境内有4条溆水支流，分别叫一都河、二都河、三都河、四都河。这4条支流在县城汇入溆水，溆水再自东向西，在大江口镇梨头嘴注入沅水，最终通湖（洞庭湖）达江（长江）。

据《湖南省志》记载，溆水盆地是沅水中上游地域最大的河谷盆地，这里盛产稻米，素有“湘西粮仓”之称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中记载，“所治序溪（即溆水），最为沃壤，良田数百顷，特宜稻，修作无废”。

溆水最大的支流是四都河。不久前，记者沿着四都河往北溯源，驱车出县城没多久，窗外出现大片山谷平地，田园村庄风光旖旎——这一带是溆浦县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。再往北行，抵达溆浦县最北端的圣人山村。这里是鸡鸣三县之地，溆浦、沅陵、安化在此交界。

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去，圣人山村党支部书记曾文生带着记者搭乘摩托车，沿山路来到一开阔地。眼前山峦重叠，山色近浓远淡。曾文生指着远处的山尖说，那里便是圣人山的顶峰天平峰。据传，山上有石碑记录大禹治水之事。

在《溆浦县志》等书籍上，确实刊载有这块石碑的照片，但石碑上所刻何字，已是模糊难辨。至于石碑如今存放何处，当地人表示，不知所踪了。

如果说“圣人山上出圣人”只是远古神话传说，县城南边“千工坝”的古人治水故事，则多少有迹可循。

溆浦县城往南，是溆水的另一条支流——二都河。在水东镇莲塘村，二都河被一道500多米长的矮坝截住，水面如镜，山脚低，倒映着黛青色

的远山。有捕鱼者卷起裤脚，头戴斗笠，在铺满鹅卵石的滩涂里，寻觅鱼虾的踪迹。

这座矮坝名为“千工坝”，算得上是一项“古代水利遗产”，经后世的翻修、硬化，有了今日的模樣。千工坝从二都河东岸开渠引水西流，河水在这里拐个弯，倾泻而下往城关镇的方向奔流而去。

千工坝的修建历史可追溯到明朝。据记载，千工坝自明朝成化三年（公元1467年）始修，至成化二十一年（公元1485年）竣工通车，耗时18年。相传，主持修建者为茅坪村乡绅覃希淳。

1464年，溆浦大旱，茅坪一带的村子尤其严重，很多村民逃荒他乡。于是，覃希淳有了拦河筑坝、开渠引水的想法，邀请十二位热心公益的乡民共同磋商。后来，覃希淳获朝廷上谕，督修千工坝。

据说，覃希淳死后被乡民称颂为“水德星”，当地修建了“水德星殿”。20世纪90年代，茅坪村村委会在乡政府和县水利、文物部门的支持下，筹集资金复修“水德星殿”。这座宗祠式的建筑位于县城几公里外的一处路边高台上，房子白墙黛瓦，八字门楼，飞檐高挑。大门正上方刻有“引水功臣”四个大字，殿内有塑像和功德碑。

覃希淳是否有如此大的功绩，经过数百年时光湮没，已经难以考证。但千工坝，历经岁月的冲刷，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在莲塘村，82岁的村民黄宗尚说，他们这里种田“靠天吃饭，天旱喊娘”。灌溉条件不好的地方，遇到大旱，要靠人工挑水、脚踩水车或者电排水来抗旱。“如果没有千工坝，上万亩农田就会歉收，农民就会受穷。”

千工坝灌区管理所所长胡扬民告诉记者，千工坝水利工程以灌溉为主，兼顾防洪，沿线渠道长38公里，灌溉面积有2万多亩。

近几年，千工坝新装了闸门，硬化了渠道，在主坝和泄洪室安装了摄像头。每年有财政涉农资金用于千工坝灌区水利工程的维修。2019年，财政拨款24万元，用于引水坝加固维修、灌区渠道清理、安全设施维护等，因此受益的贫困户有上百人。

“立下愚公移山志，誓叫高峡出平湖”

到了近现代，溆浦县仍然“为水所困”，水患和旱灾频繁。当地流传谚语云：“大灾大减产，小灾小减产，风调雨顺增产点。”“抗旱抗到天低头，保苗保到谷进仓。”

在溆浦县档案馆，工作人员找出一本1981年编撰的《溆浦县水利电力志》。其中有这样的表述：水、旱灾害是溆浦县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，其中又以旱灾为害最大。据县志记载，自1912年至1921年的九年内，发生旱灾两次、水灾六次，平均4.5年出现一次旱灾，1.5年出现一次水灾。1916年，发生大旱。1921年，全县有三分之二的农田因旱颗粒无收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据溆浦气象站1952年至1984年的32年资料记载，发生不同程度的旱灾24次（其中小旱七年、中旱九年、大旱五年、特干旱三年）、水灾12次。

说起这个时期的治水史，“深子湖水库”是一个绕不开的地名，老书记孙学辰是一个绕不开的人名。溆浦当地人告诉记者，“焦裕禄治沙，孙学辰治水”，要不是孙书记，这里还是三年两旱，靠天吃饭。

千年治水史今朝脱贫记

孙学辰是北方人，1975年6月调到溆浦县担任县委书记。到任后，他迈开双腿到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中去调查。低庄、花桥、麻阳水、桥江等地的农民说，这些地方抗旱能力一般只有四五十天，粮食产量没有保障，他们迫切希望兴修水库。

在调查的基础上，溆浦县委决定修建深子湖水、杉木塘水库、芹江电站以及金家洞水库的安装发电工程。1975年8月，深子湖水、杉木塘水库、芹江电站三项工程先后破土动工。其中，深子湖水工程是怀化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，也是当时湖南省十大水利工程之一。

那个年代，由于资金困难，凡抽调的劳动力都要自建工棚，自带工具，自带生活费。溆浦县委为了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，明文规定：县委常委下乡不准区、社招待；不准喝酒；吃饭

要照价付钱。

深子湖水库坝址位于原谭家湾镇深子湖村。1975年，村民毛家展年仅17岁，他在工地上主要做“收方”的工作。如今担任深子湖村支部书记的毛家展回忆说，建深子湖水库是举全县之力，估计不少于7万人参加。没有什么机械设备，几乎全靠肩挑手抬。

“修水库真跟打仗一样。”毛家展说，县委书记亲自挂帅，处公所为团、公社为营、大队为连，各连队之间你追我赶，相互比拼。他记得很清楚，当时低庄和桥江两个处公所负责主心墙部分，各管一半，两边的高度需同时往上升。有次低庄那边进度落后了，便连夜从村里调人，增加力量，追赶进度。

在深子湖水灌区管理处的档案室里，有七八个铁皮柜子的历史档案，装着一份份泛黄的卷宗。其中油印的“工地战报”上，记下了很多“战歌”。比如：银锄飞舞战悬崖，炮声隆隆震山谷，立下愚公移山志，誓叫高峡出平湖——这些文字让人穿越回40多年前“战天斗地”的历史场景。

1977年1月9日，“工地战报”发出“喜报”：“深子湖水库大坝，于元月九日胜利竣工。经过四个月零九天的艰苦奋斗，共完成土石方1419854方，劳动工日479万个，提前二十一天完成了大坝填筑任务。”

1975年8月动工兴建，1977年1月关闸蓄水，这在当时创造了一个“水利奇迹”。毛家展说，那个年代是“苦干”，但大家不觉得苦、不觉得累，齐心协力冲破万难。这种“深子湖精神”，激励着几代人。

深子湖水灌区管理处副主任胡明俊告诉记者，水库建好后，灌区包含深子湖、低庄、观音阁、桥江、双井等5个乡镇，灌溉面积6万亩，左干渠14公里，右干渠32公里，有大大小小100多个闸门，用于水量调配，基本能确保旱涝保收。

站在大坝顶部俯视，70米高的坝体气势恢宏。迎水面的土坡，前些年经过加固，铺设了水泥砖块。大坝背水面上，有“深子湖水”几个大字。下面是相对较小、隐约可见的“深子湖水·一九七六”，被杂草部分掩盖。大坝正对面，一座多拱渡槽横跨两山之间，水通过渡槽流向左干渠。

登上渡槽的中间位置，整个大坝以及泄洪道尽收眼底。两边粗犷裸露的山石和弧形的人造大坝完美地结合在一起，让人感叹什么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什么又是人定胜天。河水从脚下的渠道汨汨流过，流向下游广袤的田野，滋润正在茁壮生长的秧苗。

如今，下游的低庄、桥江、双井等乡镇物产丰富，瓜果飘香，成为溆浦县较为富庶之地。2015年，溆浦县谭家湾镇、让家溪乡、水隘乡合并命名为“深子湖镇”，以纪念这一泽被后世的水利工程及“深子湖精神”。

“水的问题不解决，就谈不上脱贫”

到了近些年，“治水”的侧重点由大型水利工程建设转向“最后一公里”的综合高效利用，

由生产用水转向生活用水。但不变的是，“治水”始终是摆脱贫困、拔掉“穷根”的关键因素之一。

水治不好，扶贫产业就容易被“卡脖子”。一位乡镇干部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：2017年，溆浦县一个村子发展罗汉果产业，贫困户负责种植，合作社负责技术和销售。产业设想“看上去很美”，预计每亩利润4000多元。

没想到的是，2018年溆浦县遭遇大旱，100亩罗汉果因缺水而大幅减产，而且果子个头小，卖不起价，每亩利润缩减到只有一两千元。受干旱影响，今年罗汉果产业一下子“凉下来”，很多村民失去了信心。

大江口镇虎皮溪村是一个省级贫困村，大大小小22个自然院落分散在大山里。长期以来，由于水渠废弃、年轻人外出打工，很多农田荒芜，这里曾经是当地最穷的村子之一。今年，湖南省社科联扶贫工作队和村民们开会商议，将硬化水渠作为“头号工程”。

虎皮溪村11个组计划硬化水渠8.7公里，截至目前已完成三分之二的工程量。扶贫工作队队长陈远说，今年，虎皮溪村将脱贫出列。水渠修通后，他们准备对接种养项目，流转土地实施特色农业，这样才能走上持续稳定脱贫之路。

除了生产相关的用水，人们对生活用水也有了更高期待。根据政策要求，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饮水安全，是实施脱贫攻坚“两不愁、三保障”总体目标中“不愁吃”的重点工作。

竹坡坳村位于舒溶溪乡，有贫困人口80户233人。这里“十里高山十里坡，无溪无河无流水”，过去十年九旱，惜水如油，曾有多任县领导在大旱时参与送水。很难想象，以河流纵横著称的溆浦县，会有如此“吃水难”的地方。

据介绍，竹坡坳村饮水难的根本原因，一是“先天不足”。竹坡坳村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，山高坡陡，溶洞遍布，全村有大小溶洞130多个，导致地表蓄水难。

这里祖祖辈辈“筑坑为井”，这种井称之为“雷公井”，意思是天上打雷下雨才有水。“雷公井”容积小，下雨时水外流，天旱时井底朝天。

二是“后天人为”。竹坡坳村位于采煤区，煤矿曾连续开采达50年，造成多处地表开裂、水井枯竭、水源断流。

由于天旱时节严重缺水，多年前的竹坡坳村实行“定时、定量”水权制度。每组一口水井，井外安装一道上锁的铁门。钥匙由组长保管，到了每天早上发水时间，组长才将门打开，村民们拎着铁皮桶去“领水”。由于“水贵如油”，一盆水要多次使用，洗完脸再洗脚，洗完脚再喂猪。

1954年出生的杨祖易从小对于缺水这件事刻骨铭心。2008年换届时，他对时任村主任说，这次与你竞选，就是想解决水的问题。2008年3月，他当选竹坡坳村村主任，之后当选村支书。上任之初，他跟全村乡亲讲了三句话：一是表示感谢，二是承诺3年内解决水的问题，三是如果没实现承诺，就主动辞职。

杨祖易的治水思路，一是掘井扩容，二是引水上山。地下溶洞一般有100多米深，地形险峻，他带着村民下洞找水，靠打着手电筒摸索前行。有一次，杨祖易在溶洞里把腿摔伤，至今腿里的钢板还没有取出来，走路时一瘸一拐。

经过不懈努力，杨祖易兑现了自己的诺言，竹坡坳村的用水问题基本得到解决。全村找到80多个溶洞水源，通过电机抽上来后，引入每家每户。此外，全村修了100多个地下水窖，下雨天集雨，天旱时便有水吃。

解决了“水”的后顾之忧，杨祖易有了发展产业的底气。近几年，杨祖易带领村民种植油茶、西瓜、杨梅等经济作物，面积近3000亩，不少贫困户因此脱贫。今年，山塘修好后，生产用水更有保障，他准备进一步扩大油茶种植面积，“产业会大有前途”。

人们称，杨祖易是“找水书记”。杨祖易对记者说，在竹坡坳村，“用水难”是一道千年难题，找水比什么事都重要。每次领导来，他都是不厌其烦讲水的问题。“水对老百姓来说，是第一粮食、第一生命。水的问题不解决，就谈不上脱贫。”

2019年，溆浦县有望脱贫摘帽。在这场脱贫攻坚战的“决胜阶段”，“治水”的故事仍在继续。



千工坝。本报记者白田田摄